Deliziosa Panna Cotta

天底下再也没有像乔鲁诺这样称职的情人了——这并非乔鲁诺自负，他一贯对两个情人毫不偏袒、毫无保留；这也得益于他的两个情人对三人关系的理解、支持和爱护，这才有了优秀情人乔鲁诺这一结果。然而再优秀的情人也总有犯错的时候，不管有意还是无意，错误就这样发生了，尽管算不上特别严重的错误，也无惨痛的后果，但它足以算个教训。

乔鲁诺吹干了头发、穿好浴袍从浴室里出来，客厅的灯光开着，一点声音都没。起先是乔鲁诺没听到，他再往前走了两步，听见了电视是开着的，但是被调到最小声，米斯达不知道在干什么，他看电视从不放最小音量。

“米斯达，你在——”

乔鲁诺走到客厅，米斯达惊恐地关掉了电视，从沙发上一个高蹦起来，腰间挂着的一条毛巾掉了，他尴尬地护住了下半身；即便如此乔鲁诺还是看到了：电视画面上出现的是福葛，福葛正在扶着某人的老二为其口交，那个某人就是乔鲁诺，拍摄这段画面的也是乔鲁诺。

米斯达慌了，赶紧捡起毛巾在腰间系好，掩饰他开始兴奋的身体，一边解释道：“我我我不知道里面是什么内容的，我发誓。洗完澡之后我打开行李箱，想拿东西……就是之前咱们提过的，带螺纹的那款……我就看到了一张光盘。我不记得有这张光盘，就拿到这里放了，……我没看到什么东西！真的！”

乔鲁诺撩起垂下的长刘海，撩到脑后去，露出额头来，那些蜷曲的刘海又散下来了，乔鲁诺无奈道：“我相信你，米斯达，我记得这个视频也是从……从口交开始拍的。”

“……哇。”

乔鲁诺坐到沙发上，抄起遥控器，让米斯达也坐下。他想尽量心平气和地说明这件事，免得米斯达以为自己有这种特殊的嗜好。他感觉到米斯达坐下的动作很紧张，于是他拉着米斯达的手臂，让他再靠近点，两个人的身体贴到了一起，现在他可以直接感受到米斯达的身体状态了。

“是这样的。盖多，你看，咱们经常出差，这次也是，每次出差我只带你，从不带潘尼。”

“啊……嗯。他得在家帮你处理文书。”

“你是我的贴身保镖，我离不开你，”乔鲁诺说，“你也清楚，咱们在外头，天天睡在一起。没有要紧事的时候简直就像外出度假，白天出去玩，晚上做爱。”

“好吧，”米斯达脸红了，“今天也是。”

“那么这种时候，潘尼又在干什么呢？”

“呃，他……热爱工作，在加班？”

“……”

“啊……哦，我懂了，你是说，你怕他一个人寂寞，没有什么可撸的，于是拍这种视频让他对着撸？”

“差不多就是这么一回事，虽然我觉得你的措辞有点问题。”

米斯达思考了一会儿，又说：“可这是你拍的视频啊。你的画面里都是他，他对着自己撸？！换我我可撸不出。也许这就是天才的脑回路吧！”

“当然是我们换着拍的。”乔鲁诺说，“一开始的部分，我坐在床边上，拿着相机，他趴在我腿间给我口交。我拍了一会儿，然后他拿着相机拍我，轮着来。但是我没有什么可拍的，——”

“不，你绝对很上镜。”米斯达抢着说。

“不是那回事……”乔鲁诺说，“反正就那么互相拍，拍完了，我刻成了一张光盘，想送给潘尼…怎么光盘会在你这？”

米斯达耸肩，乔鲁诺长叹。

“既然这样，”乔鲁诺又说，“你要不要看？”他扫了眼米斯达的胯间，“我觉得你有点兴趣。”他想：米斯达虽然觉得福葛会用自己的性爱视频自慰很不可思议，但是大约福葛也会认为米斯达能对乔鲁诺和别人的性爱视频产生反应很不可理喻。话又说回来，本身他们三个处于这种关系就不是在常理中的事，总归他们各有各的癖好，没必要太纠结这种无意义的事。

乔鲁诺能感觉到米斯达的心跳加快了。于是他不等米斯达犹豫着该怎么回答，按下遥控器的电源键，把电视再打开。刚才米斯达偷看过的一点点也被跳回去了，现在他们一起重新看。米斯达表现得很拘谨，乔鲁诺把音量调大，他们能清楚地听到画面里的声音了。

“乔鲁诺，你别勉强啊。”

“嗯？我没有啊。你在勉强吗？”

“关我什么事！又不是我演的……”米斯达嘟嘟囔囔，乔鲁诺笑了声，电视里的福葛富有技巧地将乔鲁诺的老二深深浅浅地吞吐，乔鲁诺的手也伸上米斯达的大腿轻轻抚摸。米斯达抓住乔鲁诺的手，短促地提醒他：“注意点！”视线还留在屏幕上，画面开始出现颤抖，乔鲁诺伸出一只手抚摸福葛的头发、脸颊和草莓耳钉，那只手正被米斯达握着，两个人的掌心渗出了些许的汗，乔鲁诺深呼吸、深呼吸，其中一个说道：“潘尼，我记得你上次做得还很一般。”

“唔，嗯，Giogio，我练习过了……用香蕉，和别的什么。”

“比起坐享其成，我更想看你如何进步。”

“您现在看到了。”

米斯达问：“你这视频什么时候拍的？”

“前几天晚上，在他家。”

福葛不仅舔弄地十分卖力，还故意作出一些表情、发出一些声音让视频看上去更有煽动性，乔鲁诺解释说：“他平时也不这样。因为在拍视频，他兴奋了。”米斯达则说：“我又不知道你们平时什么样。”乔鲁诺只是不想让米斯达对福葛产生误解，他自己也用指尖点了点福葛的额头，提示他够了。福葛咕哝一阵，作出依依不舍的样子，慢慢把乔鲁诺的老二吐出，舌尖最后舔过头部，又在唇边转了半圈。

镜头一下子黑了。乔鲁诺说：“我没拿得住，相机不小心掉到床上了。还有，你太紧张了，你握得我手疼。”米斯达放开乔鲁诺的手，点头说：“我理解你，妈的，妈的福葛。我开始怀疑我的眼睛了。”乔鲁诺微笑：“我和你说了，这都是演的。”

画面回位，福葛站起来了，镜头从福葛的肚腹位置往上挪去，照到他的脸。

“Giogio，我都准备好了，”福葛捋了一把刘海，跨坐到乔鲁诺身上，“让我来吧。”镜头转了个位置，乔鲁诺脸上微红，还没做好被拍的准备，显得有点茫然。福葛的手伸过来，快速扯开了乔鲁诺额前盘着的发圈，米斯达说：“他这手速也太快了。这也是他练习的成果？”

“不，”乔鲁诺说，“他一向喜欢拆掉我的辫子和发圈。”

“这我头回听说。”米斯达指指屏幕，“你那样——就你现在这样，披头散发的，还挺好看，很美，很靓，我很喜欢，福葛肯定更喜欢。”福葛也说：“请原谅我的行为，我实在很喜欢您这样，有和平时不一样的美感。”

“有什么不一样？”

“这个……回头您自己看吧。”

乔鲁诺问米斯达：“具体的，你觉得有什么区别？”米斯达盯着屏幕说：“福葛把你拍得真好……你看这个视角，还有你的眼神，你长得也美。野性，野性美，希望我没说错。”

乔鲁诺不反驳，他有点中意这个评价，于是往米斯达身上靠过去，想靠在米斯达的肩膀上，接着他意识到了一点：他长个了，不比几年前还是一米七几的瘦小苗条个子，那时他喜欢赖在米斯达身上做一些类似撒娇的行为；然而他长个儿了，没有量过，现在恐怕比米斯达还要高。乔鲁诺不是不想长高，只是不想比米斯达还要高，这让他很失望，他没法像从前一样那么自然地贴着米斯达了。好在米斯达没注意到这点，他像从前一样配合地贡献出自己的肩膀，乔鲁诺只好以一个别扭的姿势硬是歪着头枕了上去。

“我现在很想吻您一下，”福葛诚恳地说，“但是我正在拍……”

“那么你拍侧面吧。”

乔鲁诺握住福葛的手，画面被转上天花板去。米斯达说：“你骗人还一套一套的。”乔鲁诺说：“我不是故意拍天花板的，我以为我拍上了。”

镜头又回到了原位，紧贴乔鲁诺的脸，米斯达兴奋地说：“你看，你睫毛那——么长，又浓又翘，真是美死了。”乔鲁诺有点尴尬了，假装没听见，另一个乔鲁诺说：“潘尼，你不能只拍我，还该拍些别的。你要自己上来吗？”

“您的意思是？”

“可以拍下面。你认为呢？”

福葛急切地喘了两口气，没有把回答明说出来，但他挪动了镜头，画面上出现了乔鲁诺的老二和福葛的臀部，米斯达说：“你看看福葛是怎么拍的，哪像你，要么拍天上要么把相机摔了。”

乔鲁诺不说话，他看着画面想到了当晚拍摄的情景，福葛把相机伸到他以为可以拍到的位置，另一手扶着乔鲁诺慢慢往下坐，乔鲁诺感受着温热柔软的内壁，一想到他们相连的部位及过程正在被记录下，他就头皮发麻；重新回忆起这段，看着被如实记录下的画面，他又勃起了。

“等一下，我忘戴套了。”乔鲁诺的双手来到福葛的臀部，有想让他离开的意思，福葛着急地说：“别戴，就这样做吧。”

“这样处理起来会很麻烦。”

“您知道的，我喜欢您射在里面，而且我想拍到被您中出的样子。”

米斯达问：“什么是‘中出’？”

“就是射在里面，他想说的是——精液从他里面流出来。”

“有够色情的。你们真的在演戏？我看你们一个比一个真情流露。”

“我们太入戏了，情不自禁……”乔鲁诺叹气，“还说我呢，你不也是？”

“我这是正常反应。”

米斯达的胯间比方才更明显了，毛巾遮不住顶起来的帐篷。乔鲁诺说：“我们看完了这个就做吧，我要把你中出了。”

“你老实给我戴套！我特意准备的螺纹，你也答应了，你说话算话。”

“那好吧，我先戴套做一次。”

“滚蛋，没第二次。”

福葛开始动了，镜头也不可避免地晃动，乔鲁诺托着福葛的臀部，动了几次之后福葛放开了嗓子技巧性叫床，肉眼可见乔鲁诺的老二因为福葛的叫声又变大了点。乔鲁诺一边说着：“乖，乖……”一边拍打福葛的臀部和大腿。

“你要是这种时候也像潘尼这么乖就好了。”乔鲁诺说。

“你说的是人话吗？”米斯达说，“福葛和乖这两个词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吗？我要是和他说什么乖不乖的，你等着给我医疗补贴吧，这算工伤。……再说了，我不乖吗？我也会口交，我也会骑乘，我叫床比他叫得还好。”

乔鲁诺一阵无语：“你看，盖多，我说一句，你反驳我这么多。”

“得了吧，你歪理多得很，不和我废话罢了。”

他们继续看电视。福葛保持着那个姿势拍了一会儿，乔鲁诺又把相机拿走了。

“你总是那个姿势拿着容易抽筋。”乔鲁诺说，“我来拍你。”

镜头到了乔鲁诺手里就控制不住地乱晃，乔鲁诺想拍福葛的脸、身体，还有相连的地方，上下挪来挪去，福葛动得厉害，米斯达说：“我要软了，我要吐了。你拍片的技术太烂了，黄片都能拍出3D眩晕的效果。”

“这样啊。”乔鲁诺把手探进毛巾里，握住米斯达的老二，“我看你这里还挺精神的？”

“……你废话……你靠我这么近！”

“平时我靠你这么近的时候，你也会硬吗？”

“会，拳头会，我想揍你。”

乔鲁诺说：“我觉得这样拿相机有些不稳，不然你躺着吧。”

米斯达倒吸一口气：乔鲁诺的手开始慢慢撸动。乔鲁诺熟悉米斯达的敏感部位，他最知道怎么摸才能让米斯达又爽又不至于马上高潮。福葛也听话地换了体位，让乔鲁诺用正常位干他，一边干一边拍。这回镜头虽然有摇晃，但不至于颠簸太厉害；福葛躺着不用特别费劲，就把力气花在别处，他有时扭腰，有时把手指有意无意含在嘴边，引诱乔鲁诺去亲吻他，如果乔鲁诺不照办，他就会用力夹紧乔鲁诺，镜头外能听见清晰的“嘶”声。乔鲁诺的镜头还是一会儿拍福葛的脸，一会儿拍下边，但他好像掌握了一些诀窍，画面总算没有之前那么抖了。

米斯达在发抖。“快、快松手，”他说，“我不想这么快射，我还在等你。”

乔鲁诺松了手，马上把遮羞的那条毛巾丢到地上。

“你坐我腿上，背对着我就行。”乔鲁诺说，“你的什么套呢？快给我。”他撕开袋子给自己戴上，揽过米斯达的腰。乔鲁诺庆幸自己长高长壮了，起码能拽得过米斯达，让他不得不坐上来。

米斯达说：“你一会儿腿麻了别怨我。”

乔鲁诺说：“不会的。”

米斯达也早就准备好了，他顺利地坐了下去，乔鲁诺的腿差点软了。米斯达满足地叫了一声，乔鲁诺想：米斯达说得没错，他叫得不比福葛差。乔鲁诺扶着米斯达的腰，米斯达双手撑在两侧，小幅度地让乔鲁诺顶弄。乔鲁诺的视线被遮住了，那天晚上拍摄的情形他还记得；再者，有米斯达替他看。那天他们换过体位之后福葛缠了他挺长一会儿，偶然间的提议就开发了福葛的新癖好，乔鲁诺觉得以后可以多拍点，或者假装在拍，反正福葛会对镜头兴奋，表现欲极强，借此还可以玩些不一样的。福葛平时到了床上也拘谨，虽然乔鲁诺对米斯达说，希望米斯达能像福葛一样乖，但他也想说：希望福葛能像米斯达一样放得开。如果是在镜头前，就能扮演不同的角色——老师和学生、护士和病人，以及其他非常规人设——在演戏中释放自我、释放压力、找到乐趣，最后加深对彼此的爱意。

“你怎么不叫了？”

“你没听见福葛叫得多欢吗？”米斯达咬着牙说，“我才不想跟他比赛叫床。”

乔鲁诺不说话，抱着米斯达的腰，变了几个位置用力戳弄，米斯达忍住的呼吸频率一下子乱了，不受控制地叫出声。

“螺纹的太爽了，”米斯达呻吟着说，“我想马上就射，但我不想比福葛快。”

“在这种地方较什么劲……”

“他夹你夹得舒服吗？”

“很舒服，有时也很痛。”

福葛夹起来真的挺狠，乔鲁诺不得不开口和他说：“潘尼，可不可以少用点力？你的心情我明白……”

“抱歉、抱歉，Giogio，您早说……”

米斯达不小心笑了出来，乔鲁诺生气地用力顶了他两下敏感点，又把他弄得说不出话，只能啊啊叫唤。乔鲁诺横下心，抱着米斯达的腰，加快了抽送的节奏，想让米斯达快点射出来，但是电视里乔鲁诺也在对福葛做同样的事；乔鲁诺说：“潘尼，我们先结束视频吧。”等福葛不太情愿地点头后，他把镜头对准身下连接的部位，一塌糊涂的情景一览无余，福葛的叫声逐渐拔高，米斯达努力忍着不让自己叫声盖过电视里福葛的声音，屏幕里的画面和两个人的声音交叠过于直白，米斯达的身体出现了痉挛，乔鲁诺被他夹紧，知道他要高潮了，身下不停歇，伸手向前握住米斯达的老二撸了两把，让米斯达射在自己手心里了。

米斯达脱力，从乔鲁诺腿上摔下去，躺到了地板上，乔鲁诺也看见他中出了福葛的瞬间——福葛高声尖叫着，头朝后仰去，好像从未高潮得那么彻底，前端没射出什么，身体不断颤抖；等乔鲁诺缓缓退出去，镜头挪到他腿间，那里淌出一股精液。乔鲁诺的眼前一阵发白，恍惚间不知道是视频内容还是回忆，他问福葛：“拍完了，就到这里吧。”福葛看上去很高兴，他用指尖去蹭流出来的精液。乔鲁诺想这段内容他应该是拍了下来的，但是忘了有没有拍福葛的脸，他的镜头还一直停在福葛湿漉漉的腿间。

光碟播完了，电视黑屏，米斯达从地上爬起来，上半身趴在沙发上，仰视着乔鲁诺。

“我发现一个事情，”米斯达说，“你对我的态度，和对福葛的态度，有这么大差别。”

“我都说了那是演的。”

“不是在说小视频……好吧，也有。你看你，一口一个潘尼，叫得多亲，在床上也不怎么野蛮，挺浪漫。还有，你们好像不怎么讲混账玩笑话。”

“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乔鲁诺说，“不说混账玩笑话，我们还是有很多话可以说。”

“嗯，我信你，毕竟你就是这样的人。”

“什么样的人？”

米斯达笑了：“很美，很靓，够野，够幸运，器量很大。”

“多谢。”

乔鲁诺把安全套处理掉，丢进垃圾桶。他捡起地上的毛巾，米斯达忽然说：“下次我也想被你中出。”

乔鲁诺看着他。

“然后拍成光盘，再被我一个不小心发给福葛，然后我和他一边做爱，一边看咱们的小视频？”

“……”米斯达的表情变得很悲愤，他挪过去伏在乔鲁诺的大腿上，假哭道，“再见了，乔鲁诺，如果有来世，我还想和你在一起……你以前被紫烟毒过，怎样，疼不疼？”

乔鲁诺揉了一把米斯达头顶乌黑的短发。

“我会算你工伤的，盖多。”